

网络总点击已达 47, 853, 706!

最下等的小职员要革命

# 我的野蛮女上司

WO DE YEMAN NVSHANGSI

## 办公室的冰与火

西厢少年◎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小职员PK恶上司

股然是公司里最下等的职员，无意中招惹了神态娇媚、妖娆万分却又心狠手辣、丧尽天良、灭绝人性的野蛮上司……活得顺风顺水，表面上疯狂无厘头，其实思想成熟，遇事理智的女人，和一个小职员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？



# 我的 野蛮女上司

西厢少年◎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我的野蛮女上司/西厢少年著. 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10.6

ISBN 978-7-80240-586-8

I. ①我… II. ①西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81720 号

书 名 我的野蛮女上司  
著 者 西厢少年  
责任编辑 范 钧  
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10—65060478  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 
经 销 新华书店  
印 刷 北京兆成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  
印 张 16  
字 数 261 千字  
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
定 价 24.00 元

目录  
CONTENTS



- 第一章 雍容华贵的野蛮上司 / 001
- 第二章 野蛮上司的飞扬跋扈 / 026
- 第三章 面莹如玉的娇俏女孩 / 045
- 第四章 风华绝代的高贵少妇 / 073
- 第五章 教我学会自信的女人 / 109
- 第六章 终于等到时来运转 / 140
- 第七章 公司里的群狼乱舞 / 181
- 第八章 荣升综合部副部长职位 / 206



## 第一章 雍容华贵的野蛮上司

刚出去帮客户装了一个电话，回到办公室，口干舌燥的，我喝了一口纯净水，手机里有一条黄色笑话：夫一脸兴奋地问：日？妻无奈地摇头答：月。

翻出来发给我一个叫李靖的朋友，手机信息发送中……我看了看，感觉不对劲，再仔细看看，晕死！手机显示的号码不是李靖，而是林魔女！

我慌忙拿起手机按红色的退出键，但是信息发送过程中是根本无法退出的，我把电池拆了出来，上帝保佑我那条信息不要发了出去。

林魔女本名林夕，另一个更响当当的绰号叫灭绝师太，是我们市场部的总监。年龄不详，三十岁之下吧。大美女，模特出身，穿上高跟儿鞋一米七五和我一样高，身材自然不用说。神态娇媚，肤色白腻，颜若朝霞，双眸灿烂。绝世无双的美，性格也是绝对的举世无双，年龄不大却心狠手辣，丧尽天良，灭绝人性，眼神中总有狡黠之色，看来极是诡异，阴险狠毒、不择手段的事都是无所谓的。她就是我们市场部最大的官。这个女人凭着自身祸国殃民苏妲己式的优点，据说搞上了老总，然后成了市场部的老大。

不过这女人绝对不是大家想象中那种中看不中用的花瓶，她有谋略，有眼光，而且有手段，管理的水平很高。集东方人的美貌智慧和西方人的洒脱张扬于一体，是魔鬼和天使完美结合的天才管理者。

我知道我惨了，那条信息好像已经忙不迭冲出去了。我颓然坐在办公室的凳子上，完了完了……

没过几分钟，果然门口传来了林魔女的声音：“一天上班八小时，我看你们五个小时都在抽烟！139××××1314，这个号码是你们办公室的人吗？”



还是坦白从宽吧，不然她上内部网一查这个手机号也查得出来。我站了起来，她直勾勾地看着我，逼视我。我没敢看她的眼睛，她眼神不是在暗送秋波，而是千刀万剐：“你！跟我到我办公室一趟！”

听见同事们小声的议论：“看来，又要有一人离我们而去。”

被林魔女以这样的口气使唤到她办公室的职员一般都是凶多吉少，亿万通讯是一家大公司，最不缺的就是人，能在这里干到三个月之上的人，都是人才。那些进来走马观花的人多了去，新人一进来，林魔女就会注意着，假如哪点她不称心，立马叫你去财务部领钱滚蛋。

我也才是个新人，混了两个月，成绩也不怎么样。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部一直坐一望二，稳坐在倒数第一的位置上向倒数第二膜拜，出尽了风头。谁都知道我是公司的倒数第一，因为学的专业不是通信的，每次考核都不及格。当初那过五关斩六将成功进入亿万通讯的喜悦，已经被如今的惶惶不可终日代替，今天的这条黄色笑话估计加快了我死亡的速度。或者说是导火索，让林魔女更快地注意到我了。

进了她办公室，她非常转地跷着二郎腿坐在办公椅上，翻了翻手机，然后抬头看我，我们基本上都没见过她不戴眼镜的样子，她一向都戴着一副大大的棕色时髦眼镜，但丝毫不掩盖不了半点她的美丽。最主要的是那副眼镜可以半遮住她诡异狡黠阴险毒辣的眼神。如果看到她那种诡异的一边嘴角扬起的高傲鄙视人的笑容，你就把遗书写好做好英勇就义的准备吧。

“殷然！”她阴着脸叫我名字。

“到！”我像个士兵一样站直身体，两手伸直双脚并拢抬头挺胸平视前方。

“你很有空啊？”她看着手机在手指上优雅的翻转。

其实我是刚刚忙回来。每天踩着自行车到处跑，在各个居民区装电话，哪有半点空闲在办公室，这会儿是刚回来交差的。但我们都清楚，和林魔女的一切解释都会被她当做掩饰，说多错多，索性不说。

她突然生气地抓起桌子上的文档猛拍一下：“考核成绩倒数第一！绩效成绩你也倒数第一！你这个老么还那么闲！”然后她掏出那本白色笔记本。那本白色笔记本就是死亡报告，只要填下去，接着她就会告诉你去财务部领工资了。林魔女虽然残忍，但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工资给很多，这个月就算你只做了几天，她辞退你照样发整个月的工资。



我表示哀悼，看来明天可以重新去人才市场拼搏了。

有人敲门，是她的秘书：“林总，这些货我都验完了，但是东城门市部打电话过来说，明天才能过来取货，这些货我想搬回储藏室，但他们都下班了。”

林总刚打开了白色笔记本，停下了手，看了看我，用手机指着我：“你去搬吧。”

真是车到山前必有路，有路也是条死路啊！这个任务延长了我的一点生命，秘书我爱死你了！

都是一大箱一大箱的电话机，几十部电话装一个大箱子，几十个大箱子，每个箱子都有六十多斤重，这不是难题，难题在于那个小小的储藏室在一楼，而我们办公室在三楼，让我这样跑，整整跑了三个钟头，终于搞定了。

我靠在走廊墙壁上重重地呼吸着，头发全湿了，汗如雨下。这时听到一群人走过来的声音。林魔女带头走过来，后面跟着一群不知哪里的人。我们公司的员工都是统一着装的，夏天男的白色衬衫白灰色西裤黑色皮鞋，女的白色衬衫职业短裙，不得不重点说，女同事的职业短裙非常短，很有看头。

林总就不一样，虽然打扮也很职业女性，但是颜色每天都在变。她的高跟鞋有节奏地响着，后面跟着的那些人虽然不认识，但都个个点头哈腰的，估计又是跑业务或者求林总做啥事的吧。

她走到我前面停了下来，也不用眼睛看我，脸也不转过来，是对着前面的空气说话的：“殷然，搬完了吗？”

“搬完了。”

“不错，还不错。”然后她点点头又往前走了，说的什么意思，是不是暂时不辞退我了？

我正想着，后面跟着的那十几个人窜出来几个家伙拉着我：“哥们儿，走吧走吧！”

我惊讶地推着：“去哪儿啊？”

“当然是吃饭了！”

他们边拉着我边走边谈：“你们亿万通讯的产品实在不错，我们想在永州市开个亿万通讯加盟专卖店，想求求你们林总，可你们林总是软硬不吃啊，是你们公司的员工，一定了解林总这个人，哥们儿，给个主意吧。”

我摇着头停了下来：“我帮不了你们，抱歉。”



他们见我停下来，急了，就一齐拖着我往前走：“那我们等下再慢慢谈。”

到了停车场，林魔女上了她那部和她本人极其适合的座驾，霸道的红色陆地巡洋舰。

这群家伙拖着我上了一部啥轿车就不懂了，上了车就一直在求我，敬烟点烟的：“哥们儿，实不相瞒，大家出来混都不容易。我们就是瞅准了这个市场，才不惜代价的下大血本。那边的商场我们盘下来了，也装修好了，就等着过林总这一关了，你帮我们办成这事，五万！”

我是个穷人，租住在八十元的一个小地下室，五万啊！我心动了，但是很无奈，我依旧摇了摇头。

“六万！”

“不是的大哥，你们给我多少钱我都无能为力啊。”

说话间到了某家酒楼，他们是开包厢的，我自觉不适合这种豪华的地方，走着走着自动退了出来。那几个家伙可真是，可真是不知道怎么说的，转身回来又拉住了我，把我一起拖进了包厢。

他们一边吃饭一边喝酒一边谈着生意，只是在进货方面有了点不同的意见而已。林总坚持公司配送，他们就坚持自己取，我没觉得这样没有什么不同啊？后来听了出来，公司配送要收取一笔不少的运送费，林总也太抠了，就这点还要赚人家的。要知道，现在是人家帮咱公司做生意啊。

林总气了，拍了一下桌子：“我们公司的产品那么好！不怕没人帮我们销！既然这点都谈不下来！那就别谈了！”她是雷厉风行的，说完就站了起来。

那群家伙慌忙站起来恭请林总继续坐下去谈，一直敬酒，敬了我好多杯，然后也敬林总。林总看见我坐在这里，并没有什么表情，叫我过去坐在她身边，然后所有敬酒的全部给我喝了，幸好我的酒量一流。

不过后来喝了一杯不知啥味道的，喝下去后我就感觉不对劲了，很苦很苦，闻了闻，也是啤酒，估计这些家伙放了啥药吧？林总也喝了几杯，我刚刚坐下来一会儿，头马上犯晕，我确定这些家伙一定施诡计了。

林总喝的比我多了几杯，她眼镜下迷离的眼睛，让我知道她已经醉了，她签了合同，是糊里糊涂签的，那些合同倒也没有什么，就是公司不能配送而已。

那些家伙和我们两个握了握手，然后全部撤走了，就留我和林总在包厢





里。我头晕得很，想吐又吐不出来。我的力气几乎全没有了，拼着站了起来，慢慢地走出口口，她在后面叫住了我：“扶我回去！”

我慢慢地扶着她出了包厢，虽然头晕，但是意识还不是糊涂的，就觉得浑身都没有力气：“林总，我没办法扶你回去了。”

她拿出手机想打电话，摁了摁，然后看了看，把手机递给我：“帮我找一下一个叫做王华山的禽兽。”王华山就是亿万通讯公司的老总，四十好几，有儿有女，离婚N次，多妻多福，她的绯闻男朋友。居然这样称呼老总……

虽然意识还有些清醒，但是眼睛里全是模糊一片，根本看不清手机屏幕上的字：“林总，你手机上这些是字吗？”

“我也觉得不是。”

她说完后“哇”的一声吐到我身上，恶心的污秽从我脖子胸口处往下流。我慢慢低下头看，她居然继续吐。我想推开她又不敢推开她，这个时候我的脑中还是神圣的工作。

天呐！我的衣服，从头到脚，全是她吐出来的恶心玩意。服务员跑了过来：“先生女士，我们酒店的住房在十三楼，不如我带你们上去吧。”服务员真敬业啊。

我不想去，但服务员挽起了林魔女的左手，而我在林魔女右边扶着她，感觉是服务员拖着我们两个上了电梯，然后上了住房部。一间双人房五百八，单人房四百八。我掏出了钱包，我的钱只够开一间单人房，而且这是我这个月的全部伙食费了，如果我开了房间，恐怕这个月真的会饿死街头了……

我正犹豫着，那个热情的服务员却抢过我的钱包，把我的钱都掏了出来付了房钱。我悲哀地拿了房卡，扶着林总往1314号房间走去，耳边听见那个热情的服务员和前台服务员的对话：“今晚又招来了一单住宿生意，小李你真行啊。”

晕，那个热情的服务员全是为了提成啊。

我扶着她，她还能走，由于穿着高跟儿鞋，搞得好像比我还高，头靠在我肩膀上。我插卡开门，只有一张床。好在床很大，应该够两个人睡的。我把她轻轻放到床上，帮她脱了鞋子，垫好枕头，盖好被子。

进了卫生间，看着自己全身的污秽，我恶心得也吐了。把自己的衣服全脱了，洗干净了晾起来，衣服那么薄，明早应该能干的。然后卷了浴巾钻进被窝



睡觉。我是背对着她的。

我正要睡着，她翻了一个身，手臂放在我身上，然后紧紧靠了过来，脸贴着我的后脑勺，然后又把脚放在了我的身上。我翻过来，仰睡，她动了动，又用力抱了抱我。

天呐，我全身的血液好像都沸腾了起来。我推了推她，想把她推开。看着她那张精致的脸庞，没有了那股杀气的她更是美若天仙。我轻轻地、成功地推开了她，她却突然一个翻身，睡到我身上。摘掉眼镜后的那张灿若明月的完美脸庞，我是第一次看到，我很想碰碰她的脸庞，亲亲她，她却突然睁开眼看了看我。

我慌了，她对于我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噩梦。每次在公司我都祈望最好不要碰见她，我怕被她开除，工作就是我现在 的稻草，抓不紧恐怕就会沉到水底。我父亲几年前在县里是个领导，性格耿直，得罪了很多人。

后来父亲被人整了，人家用钱找了几个小流氓，每天凌晨都砸我家玻璃，报警也没有用。后来父亲就火了，拿起那条爷爷留下来的猎枪对着下面的几个流氓开了一枪。

私藏枪支弹药本就是一条罪，再加上开枪伤人，父亲落马了，虽然没坐牢，但被贬为了庶民。落架的凤凰不如鸡，父亲得意时，那些父老乡亲亲戚好友对他都点头哈腰的，一旦他变成了平民，关于他因贪污而下台的流言便迅速传开了。贪官在我们国家是非常被人看不起的。

也就是因为这样，父亲做什么生意都不行，总会有人横插一杠子。人家总让你不好过，父母只好退回了老家，耕田种地养猪，供我和两个妹妹读书。勉强供到我大学毕业，值钱的那幢房子也卖了，然而还有两个要读书的妹妹，捉襟见肘。回家过年的时候，才过完初三，父亲就把我赶出来，说男儿志在四方，给了我两千块钱让我去闯世界。然而很不幸，我被所谓的好朋友弄入了传销组织。我被囚禁两个星期后，在放出来透气的时候抢了卖水果的大娘一把水果刀，和软禁我的几个打手对峙起来。他们没敢动手，无奈地放走了我。然后我就到了这个城市，湖平市。

原本我是有女朋友的，还是班花，很漂亮的，但大学的纯真遇上了社会的复杂，人也会跟着变的。我和她到了湖平市，本是住在她那儿，她也是租房子住，她是一家五星级酒店的西餐部主管，月工资三千多。因为漂亮，她受到各



方面的诱惑也很多。有一次她和我谈，一个大老板要送她一部宝马三十几万的，想让她跟他走，她不愿意。后来又有一个六十几岁的老板给她一栋别墅，认她做干女儿。干女儿，干女儿，自然不是纯聊天关系的女儿，当然是用来干的。她也拒绝了。

再后来，她看透了世间一切都是虚幻，唯有钱才是真的硬道理，撇下了我们三年的爱情，跟着一个所谓的黑社会大哥走了。那个人给了她一百万，还答应每个月至少要给她三万块。我的爱情一夜间灰飞烟灭。收起伤心，我继续上路，就走到了这个亿万通讯，租了一间一个月八十元的地下室。

.....

我把林魔女推了推，她睁着眼看了我好久，然后突然间，滋润湿软的嘴唇碰上了我的嘴唇。她的吻很轻很温柔，让我不想移开我的唇。但我还是要推开她，我需要工作，我需要帮我父亲分担这个家庭的负担。

然而我的两只手掌推开她的时候，却撑在了她丰满的乳房上，在我意识到这件事的刹那间，欲望击溃了我的理智。自从女朋友离开后，我已经两个多月没碰过女人。曾经我和女朋友在一起时，每个星期的疯狂次数都是大于或等于十的，这样的疯狂就像是吸毒般让我上了瘾，突然间强制性戒掉两个月，这一刻正是久旱逢甘。我翻坐到她身上，扒掉她全部衣服。一副美丽的模特胴体横陈在眼前。我扔掉了裹在我身上的浴巾，两条影子在壁灯的照耀下交错着，整整一夜.....

第一次早上起不来，我还睡着的时候，听见她起来穿衣服的声音。但我实在好累，连眼皮都没有力气睁开。她穿好衣服后直接踢了我一脚，这下我的意识清醒过来了，天呐，昨晚我睡了林魔女啊！

我卷起浴巾站了起来，她一步一步地逼过来，戴上了那副墨镜的她就像变身的超人，眼镜下全是杀气：“你好大胆啊。”

“昨晚，昨晚我们就盖棉被，纯、纯聊天.....”我第一次在林魔女面前解释。

“纯聊天？看你平时老老实实的模样，胆子却不小啊？居然连我也敢动！”

这啥话啊！昨晚难道不是她先动我的吗？不过她喝得那么醉，也许把我当成了她的男朋友也说不定啊。我没敢再解释，一切的解释都是掩饰，只会让她更加火大。



被逼到墙角，我没有了退路，我等着她的谩骂或者殴打。她一直逼视着我，然后用非常鄙视的语调说道：“就你这种下等人，居然也敢碰我？你配得起吗？”

我生气了，我死死地看着她，很想给她一巴掌，但我恨自己的无能，我需要这份工作。她顿了顿：“去帮我买毓婷，等下送到我办公室！”

“啊？”

“啊什么！事后避孕药啊！”

“我，我没有钱了。”我脸红着说。我没有骗她，我真没有钱买，就连今天要吃什么我都不知道了，等月底发工资的时候，我可能都饿死了。

她非常不屑非常鄙视非常欠扁非常恶心地盯着我，从包里掏出钱：“两千块，封了你的嘴，透露一个字，我用两万块买下你的手脚。”

然后把钱塞进浴巾里，转身潇洒得我想殴打她的走人，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的道理适用于我现在的情况。有钱才是硬道理。

我敲了敲她办公室的门，然后走进去把避孕药放在她手里，她脸上的潮红居然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褪。我转身走了出去。

“慢着！”

我站住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，我做好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准备，就算她用再毒的语言攻击我，我也要忍。

“如果不想让我辞退你，你最好给我每天好好的工作，以后别在我面前出现！”

我走了出来，一拳用力地砸到墙上。后悔了，青了，疼……

这个公司的行事作风非常变态，让人感受不到一丝丝的温暖。官大一级压死人，每天在办公室里看到的是上级骂下级，骂得狗血淋头的那种。然后办公室作风就变质了，虽然成绩都很好，但办公室里整日弥漫着硝烟的味道，每个人都得到了林魔女的真传：目中无人，自大，无视他人，喜欢嚼舌根。

我不喜欢呆在办公室，恨不得每天都能在外面装电话。装的不是电信的那种电话，而是一种可以省钱的电话，在这个特定的电话上输入IP电话卡的号码密码固定后，每次打电话就可以省钱了，说起来也很麻烦，反正就是能省钱，所以很多客户都在买。我就成了上门装电话的工人，不过这样也挺好，我可以不用在办公室看到我们的女总监林魔女上司，更主要的是还能不用看到我



们的部门部长，莫怀仁莫部长。

我们这些人都是公司的最底层员工，所以几乎所有的人都能骂我们。我们就是草根，出头之日看不见也不敢想。被莫怀仁骂更是家常便饭，此人将近四十，奸诈无比，而且暴躁异常，动不动就骂人，还特别的色魔，我们部门里只要是女的，几乎都被他吃过豆腐。我当然也被骂过，但我忍。

我坐在办公室里，昨晚的销魂让我突然很想笑，我笑了笑。这一丝笑容被白洁看见了，白洁问道：“小石笑什么呢？”

白洁是个美少妇，主管着我们办公室的财务和货物进出，比我大不了几岁，因丈夫不忠，离婚了，却绝对让人感觉不到她是个被人甩过N次的沧桑女人。她是拥有着精致的五官、曼妙的身姿、优雅的气质、成熟的魅力的知性女子，虽然算不上天姿国色，却极富才情，温和、真实，整个办公室那么多人，我就承认白洁是个人了。尽管还有很多的美女帅哥，但大多都是冷血动物。

“没笑什么。”

“小石，是不是昨天林总叫你去有事啊？”白洁问的有事，就是指是不是要被林魔女一脚踢飞了。

“没有了。”

“小石，你的成绩又垫底了，这个月你要努力了，不然莫部长和林总监不会让你好过的。”

“谢谢白姐。”

因为我是新员工，又感觉和这些人格格不入的，所以在这些变态的同事中，沉默是金。工作上的事，其实有很多人能帮我，但就算我去求他们，他们也未必肯教我。我一路上跌跌撞撞的，难免犯错，这成了莫部长手里的把柄，他最恨的就是比他年轻比他气盛的帅哥。总之，他很想把我踢走了，但是踢人这事情也必须要经过林魔女亲自同意。

我本来是个能说会道喜欢幽默的人，但是夹在这个硝烟弥漫的战场里，我迷失了自己的本性。家庭的重担，父亲的白发，女友的背叛，上司的压力，办公室的硝烟，让我找不到我的快乐……

白洁这类的美少妇很容易成为莫怀仁吃豆腐的对象，莫怀仁总是找借口和白洁说说话，说着说着趁别人不注意，手就不老实地在白洁丰硕的胸部或臀部



上轻轻一碰，办公室里的员工都司空见惯了，大家都假装看不见。谁敢多管闲事，你的下场就是离开这里。

这次莫怀仁伸手碰了碰白洁丰硕的胸部，应该不是碰，而是用力地摸了一下。白洁叫了起来，然后推开他。可这人脸皮很厚，笑嘻嘻的又贴了上去：“小白，进货单的数好像不对啊。”伸手又来了一下。

白洁再次叫起来，然后跳开。莫怀仁今天是色胆包天了，又贴了上去。白洁用那无辜可怜的目光望向众人，但没人敢出声。我被林魔女奚落的时候，本就有一腔火气，所以当白洁看着我的时候，我突然有一种壮士断腕的愤慨，站起来大跨两步过去抬脚踢飞了他。

同事们都往这边看了看，然后又低下了头，仿佛我们发生的事情和他们无关一样。假如我有一天想不开了要自杀，我一定扛着煤气罐进这个办公室，把白洁支开后，然后引爆煤气罐，让他们和我一起到阴间去勾心斗角！

莫怀仁慌忙爬起来，估计他也没想到会被一向老老实实的我飞了那么一脚。他抓起旁边的凳子，然后看了看我，估计自己不够我打，又灰溜溜地出去了。

他出去后，女同胞们都鼓起掌来，鼓掌有啥用？刚才又没有人帮我说话。大事不妙了，估计这次要被莫怀仁玩死了。

白洁惊呆了，她也想不到我会那么狠。对于色狼，我从来不会手软，正好我有气没地发。莫怀仁肯定想着如何对付我，第一就是找人打我报仇，第二就是折磨我，把我踢出公司。

“殷然，恐怕，我连累了你。”白洁说话的语气有些歉意。

“别想太多了，白姐，就算是其他女同事被他这样骚扰，我一样要踢飞他。”

白洁感激地握了握我的手：“谢谢。”

从英雄救美的兴奋回到现实中，我考虑了一整天如何对付这个家伙，早就看不惯他气势凌人尖酸刻薄的鬼样。我还在想着他会怎么对付我，他就进来了，扔了一堆文件给我：“帮我把一月份的文档全部拿出来。”然后转身走人。

我笑了出来，因为我知道他的意图，准备下班了还让我帮他找文档，想把我拖到同事们都走光的时候，然后好对付我。我不怕他明着来，就怕他玩阴的，在同事们眼皮底下把他一脚踹飞，如果他不报仇，他就不叫莫怀仁了。



我找了一把小铁锤放在办公桌底下，继续帮他找文档。莫怀仁这个人要能力没能力，要文化没文化。可是为何他就能坐在这个位置上那么稳？我百思不得其解。

虽然此人是个垃圾，但是玩手段可不输人，就因为他也知道自己的水平低，所以在阴谋方面总能胜人一筹。我就怕他玩阴的，这次他也没例外，买通了几个保安，把楼层的监视视频全掐掉，然后领着四个保安冲进了办公室，对着我一指：“给我打！”

四个保安小跑过来，我从桌子底下拉出那把小铁锤，往跑最前面的那人一锤子过去。他急忙一闪，铁锤只敲在了他的肩膀上。但这也够呛，他大叫一声倒在了地上。几个保安没想到我会突然掏出铁锤，见第二个上来的又被我一锤子敲在胸口，后面的两个就没敢冲上来。我一脚把这个被我一锤子敲在胸口的家伙撂倒，然后举起锤子对着他的头。

他大喊道：“对不起对不起！我们是收了他的钱！”我发现钱真的是个好东西，能把所有的不可能变成可能。我的女朋友比我清楚钱是最好的靠山，比虚幻的海誓山盟天长地久要可靠真实。

我停下了手。就算没停下手，我也不敢真的往他头上敲下去，正要弯腰起来，锤子被站着两个保安踢飞了，然后那两个无耻的家伙把我打倒。躺着的两个保安也爬起来，合力把我弄倒。我蜷缩成一团，紧紧地抱着头。四个保安围着我一顿乱踢乱踩，疼得我把自己的一颗牙给咬崩了一小块缺口。他们也怕闹出人命，见我一动不动后，转身走人了。

我放开抱着头的手，喘着气。四个保安拿了钱出去后，莫怀仁一脸鄙夷地走过来：“胆子不小啊？居然敢打我！不过你找错对象了，你就像一只蚂蚁，我随时可以弄死你！你告也告不了我，没有证人，视频监控我也关了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，怎么样？”

其实在我手上的锤子被踢飞的时候，我就深深地知道我空手是不可能打得过四个保安的，还不如装死，但莫怀仁没有看穿事情的本质，边说还边用脚踩了踩我：“你不是很能打吗？起来啊！起来打我啊？起来打我啊？”

我“哗啦”站起来，抓起四角凳子：“是你要求的。”我扭了扭脖子，到处都很疼，不过我身强体壮，装死蒙过了关。他转身就想跑，我一凳子敲到他头上。他倒下，被我狠狠地踩了一顿，比我惨多了……



莫怀仁处心积虑，一心只想弄掉我，见到我的时候又不敢直视我，我俩都很搞笑，脸上都贴满创可贴。同事跟他打招呼，问：“莫部长你怎么了？”

“昨晚下楼梯不小心摔了。”

同事们问我：“殷然你怎么了？”

“莫部长摔下去的时候我去扶他，两个人一起滚了下去，莫部长，你说吧？”

“对对对。”

我在办公室的时候，莫怀仁再也不像之前一样色胆包天了。如果他再敢进来向女同胞动手，我立马再把他给踢飞。现在的局面已经很难挽回，还不如趁没走的时候多多打击他。如果真被弄走了，以后我还真不知道到哪儿去混了……

白洁走过来，看了看我的脸：“疼吗？”

“没感觉。”

“下班能不能一起吃饭。”

“你就不怕别人背后戳你脊梁骨啊？”

“戳就戳吧，也不差这次。”她很真诚地说。

我进这里工作两个月了，从来没有和哪位同事吃过饭。那群畜生都当我是个下等人，就像林魔女眼中的下等人一样，就连和我多说一句话都觉得浪费氧气，只有白洁对我是很有善意的。还是那句老话，如果我哪天想不开要自杀，我一定扛着煤气罐进自己部门里，把莫怀仁和这些同事全部绑起来，把白洁赶下楼，然后引爆煤气罐……

想太多了，把别人教坏了。她请我进了一家不错的餐厅。其实除了我们这些装电话的下等人，他们这些正式合同的员工待遇都是非常好的，而我们装电话的员工，全部加起来也不过一个月一千多而已。即使这样，上个月把领到的工资寄了一半给父母，父母还是一个劲地夸我，我在电话这头一直忍着哭，几百块钱对他们来说都这么的重要。

大学生真的没什么了不起的，就像我们教授说的一样：站在市中心一砖头下去倒下十个，七个是大学生，两个是硕士以上学历的。我几个同学进了传销组织，还把我骗了去，有些同学一个月的工资不过几百到一千而已，至于刚出来工作就一个月领到两千之上那就很少了，还有一些同学连工作都没有……





“小殷然，你在想什么？”白浩的声音让我回到现实。

“没想什么，白姐，你在公司多少年了？”

“两年多吧。”

“莫怀仁什么时候进的公司？”

“比我早来，昨晚是不是和他打架了？”她那种邻家大姐姐关心的口气，让人骨头都酥了。

“对，他找了几个打我，不过看样子他比我惨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

她突然很认真地看着我。虽然不是勾引的眼神，但这样盯着人看实在让人不好意思。我低头吃着，两个人都没做声。

吃完后，我说我要走了，她突然提出要和我走走，反正回去地下室也没事做，就陪着到她到广场逛逛。

“你现在住哪儿？”她问道。

“大浦区。”

“那么远啊？是不是家里买房的？”

“说来惭愧，是我一个月八十块钱租的。”

“啊？”她很惊讶，“有八十块钱的房子租吗？”

“是地下室。”我更尴尬了，恨不得她听不见这个声音。如果是谈对象，别人听到这话，恐怕早就逃了。

“地下室!？”她更惊讶了，“是我听错了吗？看殷然你平日也来去潇洒的，更像一个家境不错的少爷。”

这份潇洒和张扬，都是曾经父亲还是县领导时的了，那时候的确潇洒，但现在不是了：“我没有钱，我家也很穷，我独自在这个城市闯荡。”

她没说话，又走了几步后：“殷然，得罪了莫部长后，你我都知道，一般不会留下来太久了，你还是赶紧找份新工作，如果没有地方住，可以到我那儿住，没有钱也可以跟白姐借。”

我一阵感激，真想亲她一个：“谢谢了，但我那儿还没到期……”就那破地方，老鼠窝，还到什么期啊？我早就不想在那儿呆了，但问题白姐毕竟是个离婚的女人，谁知道她家的情况如何，再说咱脸皮也没那么厚吧。咱单身流氓，走到哪都无所谓，但毁了人家清白，人家也许一辈子都不好过了啊。

